

摘 要

空白票据制度是商事活动中为了便利双方当事人之间交易和提高票据的流转速度而产生，是对传统票据理论中外观确定性的异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该制度妥善解决了保护票据流通利益的“动”的安全与保护票据行为入利益的“静”的安全的冲突问题，是一项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制度，空白票据的出现体现了社会交易的多样性和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如果极为夸大空白票据，就会损害票据的流通与安全，从而最终损害交易。相反，如果完全拒绝空白票据，维护票据制度的稳定、交易秩序的安全，就会损害交易，抑制部分可以为之的交易行为，有害于社会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在安全价值取向和效率价值取向中找到一个结合点，使效率和安全共存于一个大的制度之中，既促进了交易发展，又维护了社会交易秩序。

空白票据是已经具备行为人签章，但是基于某种原因关系上的考虑，将部分必要记载事项留为空白，授权持票人日后予以记载的特殊票据。空白票据与其他相关情况有着如下的区别：首先，空白票据不同于票据用纸，票据用纸仅仅是供用来做成票据的空白凭证，在票据用纸上，并无票据人的签章；而在空白票据上，已经由票据行为人完成了签章。其次，空白票据不同于无效票据，无效票据是因为绝对记载事项欠缺，依照票据法的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票据，其所欠缺的必要记载事项，并未授权他人予以补充完成，因而应为不完全票据；而空白票据虽然欠缺必要记载事项，但已经授权他人在其后予以补充完成，因而应为未完成票据。空白票据当然也不同于有效票据，有效票据乃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无欠缺、已经完成的票据，空白票据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待补充、尚未完成的票据。从票据法的一般原则来看，应该说不承认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的。票据作为一种完全有价证券，票据与票据上的权利是合二为一的，只要占有票据就能认为享有票据权利，所以票据又是一种要式证券，即票据的有效性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如果绝对必要记

载事项欠缺，票据将会无效。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票人在出票时不能确定付款金额、付款地等事项，而客观上又要求必须签发票据的情况是随处可见的。这充分说明空白票据的使用有着现实的需要。因而，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中，虽然未明确承认允许签发空白票据，但是考虑到现实存在空白票据的实际情况，为调整有关空白票据关系，规定了一项空白票据法律调整的原则，即对于出票时欠缺的票据，在其未依原来的约定进行补充的场合，出票人不得以其违反约定而对抗持票人（《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第10条），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空白票据的合法性。其它国家的票据法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空白票据。我国《票据法》第85条和86条也有限度地承认了欠缺票据金额和付款人的空白支票的存在。商法的规范调整往往落后于市场的经营运作。面对现实生活中商人对空白票据使用要求日渐增多的事实，票据法中这两条规定显得过于简单，内容十分粗糙。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使票据空白之处得以补充完全，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得以确定，票据的一切构成要件均已具备，空白票据成为有效，产生法律效力，持票人才能据以行使票据权利。这说明空白票据补充权直接决定着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和票据权利的行使；而且空白票据的这种效力具有溯及既往性，任何票据债务人都不能以该票据曾经欠缺有效成立要件为由，而拒绝承担票据责任。作为空白票据核心问题的空白补充权制度，体现了社会交易的多样性和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但是，我国票据法对空白票据制度，尤其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极为简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

我国《票据法》第85条和86条有限度地承认了欠缺票据金额和付款人的空白支票的存在。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空白票据制度的调整范围绝不仅限于空白支票，应该也包括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笔者也同意扩大空白票据的适用范围。所以本文对于空白票据的研究范围包括空白支票、空白汇票、空白本票。

本文着重全面系统分析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认定标准、行使规则、法律效力等内容，以期能总结出有关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为完善我国空白票据制度提供有效的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基本理论”。该部分主要讨论了空白票据

的一般理论。首先，总结了空白票据制度产生的意义，它是经济需求推动法律发展、商业习惯为法律所认可的典范，此节的内容主要是为后面阐释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做铺垫。其次，论述了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所谓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空白票据补充权人之所以享有补充权的法理依据。对此，学界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总结两大法系有代表性的票据立法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学者的观点，关于创设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种学说，即“委任说”、“代理说”、“授权说”、“契约说”，并对这些学说做了评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再次，论述了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认定标准，从目前学术界来看，空白票据必须授予第三人补充权，已经成为学者们的一致观点，但是对于“如何认定补充权之授予？”有很大的争论。概括起来有三种学说：“主观说”、“折衷说”、“客观说”，虽然前两者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客观说”更符合学理和立法意图，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对空白票据补充权进行认定。最后，如果说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的生命，那么补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就是空白票据生命存在的原动力，因此研究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确定补充权的法律性质，理论上颇多分歧，其中以票据证券中心论和票据行为中心论最为典型。笔者对这两者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此章内容在整篇论文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一部分论述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这个实务性的问题作了良好的铺垫。笔者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效力可分为在补充权完成之前与之后的效力，补充权滥用时的效力三种情形。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情形下的效力问题是空白票据补充权法律效力中的重点。在此种情况下，因持票人的不同效力有所不同，授权人可以对抗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但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笔者在该问题上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作为重点来分析，并列举了几个国家票据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

第三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此问题是在以上空白票据补充权基本理论问题基础上展开的，主要探讨的是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过程中的实务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本章探讨了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的主体、行使的期间、行使的规则、撤回与撤销、补充权丧失的救济方式。其中笔者把公示催告作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笔者详

细阐释了公示催告的可能性和法律效果。

第四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完善”。本章通过评析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过于简单，不能满足票据实务的需要，应予以完善。第一、明确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规则。第二、明确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期限。第三、明确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重视对善意持票人利益的保护。第四、明确规定空白票据补充权丧失后的法律救济手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完善，应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立法模式。

笔者认为，与其它作者所写的关于空白票据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文章相比，本文有以下几个创新点：第一：本文把公示催告作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救济方式，并对其适用的可能性和法律效果做了详细阐释。而其它关于空白票据制度的文章则是把公示催告作为空白票据丧失的救济手段，有一些关于补充权制度的文章则完全没有提到补充权丧失后的救济方式。第二：其它文章几乎都有一章是比较法的内容，而本文却没有把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比较研究单独列为一章，这是因为笔者在每一章的论述中都穿插有各国的相关规定以及对这些规定的分析比较。这样安排使文章结构更合理，写作思路更清晰。第三：由于票据法是一部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所以本文列举了很多票据法的案例，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

关键词：空白票据 补充权 法律效力 善意持票人 背书

ABSTRCT

The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already had the author's signature, but due to some kind of reason in consideration, part of essential record item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 is kept blank. Authorized negotiable instrument holder will fill in the blank item in the future. The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system came into being to facilitate both parties to trade and to enhance the circulation speed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 in the trading activities. It is a dissimul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negotiable instrument theory in the accomplished appearance,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system, properly resolves the conflict of flo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moving"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rpetrator of the bill "static" security issues. It i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which is recognized by national instrument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e right of supplement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is the common content of instrument law over all the countries, and is the focal point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theory which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legal effect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of the notes. However, Chin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system, in particular the right of supplement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is extremely simple.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supplement that the reason people enjoy the right to supplemen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ight, it should be "authorized"; of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and the way that the award criteria, it should be clear in the legislation as "objective, said".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should also be supplement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rules and dur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add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ce of law, as well as the abuse of the right to add the third time in good faith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ople of integrity issues.

Keywords: Blank Negotiable Instrument; Right of supplementation; Legal Effect; Bearer of good; Endorsement

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及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论文引起的法律结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本学位论文成果归西南财经大学所有。

特此声明

学位申请人：吴誉

2009 年 2 月 21 日

导 论

一、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马克思认为,商品转化为票据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现代各国的票据实践已经证明:空白票据对促进交易繁荣和活跃资金融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票据作为一种完全有价证券,票据与票据上的权利是合二为一的,只要占有票据就能认为享有权利,所以票据又是一种要式证券,即票据的有效性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如果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票据将会无效。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票人在出票时不能确定付款金额、付款地等事项,而客观上又要求必须签发票据的情况是随处可见的,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空白票据。

我国《票据法》第 85 条和 86 条也有限度地承认了欠缺票据金额和付款人的空白支票的存在。但是这些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与国际社会空白票据制度的发展进程存在着较大差距,使空白票据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有效发挥。面对现实生活中商人对空白票据使用需求日渐增多的事实,票据法中这两条规定显得过于简单、粗糙,尤其是对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极其简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

作为空白票据核心制度的空白补充权制度,它体现了社会交易多样性和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但同时也不能损害票据的流通性和安全性。对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研究,一方面能尽量发挥空白票据灵活方便的特点,促进交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将空白票据的负面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防止票据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健全和完善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商法学界的当务之急。本文着重全面系统分析空白补充权的理论基础、认定标准、行使规则、法律效力等内容,并结合国外诸多优秀的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

立法，以期能总结出有关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一般的规律性和内容。

二、文献综述

1、空白票据补充权基本理论

弄清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基本理论是行使空白补充权的前提。我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充权理论基础，补充权的法律性质、补充权的认定标准这三个方面。

补充权的理论基础即是它的产生根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于永芹《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杨忠孝《票据法论》。前者主张授权说，她认为正是由于有了空白签章人的授权，补充权人才取得了空白补充权。后者主要从如何判断补充权存在与否的角度来探讨补充权的理论基础。在补充权性质方面，我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杨忠孝《票据法论》、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梁宇贤《商事法论》中均认为补充权的性质是形成权。值得一提的是，赵新华在他的著作中对外观主义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述，外观主义的论述对鉴定空白补充权的性质做了良好的铺垫。由于我国《票据法》只承认空白支票，所以国内的票据法的著作中关于空白票据方面都主要论述空白支票。空白票据授权行为与空白票据补充权息息相关的一类关系，理论界在讨论补充权性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授权行为的性质问题。比较典型的著作是于莹的《票据法》，书中关于空白票据授权行为的性质总结了六种学说。蒙俊和甘文杰合著的论文《空白票据授权行为性质辨析》中强调了分析授权行为性质的基准。第一，空白票据授权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第二，空白票据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文中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授予行为与代理权的授予行为做了比较。空白补充权是否存在，直接影响到补记人是否享有补充权以及对哪些事项有补充权，所以空白补充权的认定标准问题，有必要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本著作：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通过这两本著作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学说：（1）主观说，是否授予补充权以及补充权的范围，应以签章者和相对人之间的合意为准。《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德国票据法》以及

《日本票据法》均采用此说。(2) 客观说, 依据票据空白本身即可认定其具有授权, 无需另有明示授权。英美国家票据法明确肯定了客观说的主张。刘家琛推出的《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中认为客观说为宜。(3) 折中说, 此说是主观说客观化的理论, 日本判例多受其影响。虽然赵新华提出了此说的不足之处, 但是就最后结论而言, 两位学者均认为我国在票据立法上应采用此学说。台湾《票据法》采纳的是主观说。

2、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在票据理论和事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各国票据法及国际票据公约普遍重视此问题。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下: 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姜建初《票据法原理与票据法比较》、吕来明《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合著《票据法论》、于莹《票据法》、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综合来看, 这些成果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空白票据的效力大概划分为三种情况, (1) 补充完成前的法律效力; (2) 补充完成后的效力; (3) 补充权滥用后的效力。

空白票据在补充权行使后成为完成票据, 与自始即为记载完全的票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所以学者们只对其做简单论述, 而把重点放在补充完成前和补充权滥用这两方面。赵新华所著的《票据法》中认为对于尚未补充完成的空白票据来说, 其效力表现在可否进行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两方面。从各国票据理论及时间上看, 对空白票据背书转让的效力一般均持肯定态度。从中国《票据法》第 85 条对空白支票的规定可以看出空白票据在未补充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 这一限制是我国的特殊规定。于永芹在其所著的《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中首先把补充权滥用划分为了三种情形, 补充权人超越授权补充权范围; 补充权人违背授权的意思而进行补充; 补充权人不作为。国外票据法对空白补充权滥用效力的规定不尽相同, 本人认为, 国际票据公约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对此问题的规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规定: 票据于签发时欠缺应记载事项, 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订协议的, 不得以此对抗持票人, 但持票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 不在此限。然后在综合分析《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德国票据法》相关规定基础上, 根据持票人的不同列出了三种法律效果。王小能所著的《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中把我国《票据法》第 85 条和第 87 条第 1 款与《支付

结算办法》第 119 条的相关规定做了详细比较，得出后者将收款人空白支票与金额空白支票同样对待的规定是不妥的。

3、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

学界对于补充权的行使期间的性质如何以及如何确定争论很大。于莹《票据法》、郑孟状《票据法研究》、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这四本著作中对此问题做了论述。他们对补充权的行使期限适用消灭失效还是除斥期间做了分析，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认为补充权的性质是形成权，应该适用除斥期间。值得一提的是赵新华强调对补充权除斥期间的确定，必须从票据权利和票据法上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两个角度考察。郑孟状提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应当鼓励早日进行，但是其最长时间绝对不会超越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权利的消灭失效。关于补充权的行使规则方面的著作不多，于永芹在她所推出的著作《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和论文《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中阐述了四种补记情况下补充权的行使的规则。于莹的《票据法》中没有详细列举出补充权的行使规则，但是做了比较概括的论述。即补充权的行使，原则上要求补充权人必须依照他和出票人之间达成的补充权授予协议进行。本人收集的文献中有三本著作对票据的撤回撤销问题作了阐述，研究成果较少。包括于莹《票据法》和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以及赵新华《票据法》。第二本著作赞成空白补充权可以撤回或者撤销。然而于莹和赵新华都不赞成补充权可以撤回和撤销，他们的理由基本相同。空白补充权撤销是否以收回空白票据为必要是各学者积极讨论的问题。他们均认为从是否有利于保护善意持票人的角度来分析空白补充权的撤销应当以收回空白票据为必要。空白票据丧失的权利救济也是对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的保障。救济途径主要包括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对于挂失止付学界没有过多的争论，基本持肯定态度。对于空白票据能否进行公示催告，吕来明《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郑孟状《票据法研究》都对此持否定态度，与其观点相同的学者认为“在空白票据遗失的情况下，一般不得申请法院公示催告，用除权判决的方法宣告空白票据无效，因为空白票据持有人既然已经丧失空白票据，则无法行使补充权。”李珏在其所著的《空白票据的公示催告之浅析》一文中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空白票据适用公示催告的提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票据法》对空白支票遗失后是否可申请公示催告

的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于永芹推出的《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和第27条的规定得出了空白支票遗失后,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结论。

4、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完善

学者们对国外空白票据制度比较研究不断反思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立法的不足,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立法建议,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郑孟状《票据法研究》、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文章有:杜曙光《空白票据立法比较研究》、王蕴慧《完善我国空白票据制度的几点思考》、邵玉东、郑孟状《论我国空白票据规则若干问题》、谢张晶芳《我国空白票据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王学梅《完善空白票据制度的立法构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典型的有三个。第一:空白票据补充权的适用范围很小。仅仅存在于空白支票收款人和金额两个方面。第二:空白补充权的授权方式不明确。第三:空白补充权滥用时的法律责任不明晰。于永芹非常关注我国《票据法》对空白补充权法律效力的完善问题。她在《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一文中认为,我国《票据法》立法应借鉴国际票据公约和国外票据法的成功经验,对空白补充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做出完整规定。尤其应当对空白补充权滥用时对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做规定,保护交易安全。杜曙光认为我国在立法模式上应采用《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中空白票据的立法模式。邵玉东、郑孟状合著的文章中提出我国《票据法》应该借鉴台湾地区《票据法》之规定。

三、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思路是:1、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为后面论述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和行使作理论铺垫。2、分析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此问题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它的详细论述能够更深入,更准确地分析行使空白票据补充权过程中的问题。3、分析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制度,包括行使的主体、行使的规则、行使的期限、补充权的撤回与撤销、补充权丧失的救

济。4、分析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现状和缺陷，并对完善此项制度提出了建议。

遵循拟定的思路，论文在结构上，除了导论，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基本理论”。该部分主要讨论了空白票据的一般理论。首先，论述了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笔者列举了关于此问题的四种主要学说，并对这些学说做了评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次，论述了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认定标准，在“主观说”、“折衷说”、“客观说”三种主要学说中，虽然前两者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客观说”更符合学理和立法意图，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对空白票据补充权进行认定。最后，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性质，笔者主要评述了票据证券中心论和票据行为中心论两种学说。

第二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基于空白票据的特殊性，本章详细分析了其在补充权行使前、补充权行使后、补充权滥用三种情况下的效力。在补充权滥用问题上笔者着重分析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

第三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本章探讨了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的主体、行使的期间、行使的规则、撤回与撤销、补充权丧失的救济方式。其中笔者把公示催告作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四部分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完善”。本章通过评析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四、研究方法

首先，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的方法贯穿文章始终，是本文的“活力”所在。本文通过对各国有关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规定以及学者们的不同学说进行详细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有效建议。

其次，实证分析的方法。票据法是一部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所以本文引证了较多的判例、案例，对相关问题不仅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也考察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1.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基本理论

1.1 承认空白票据的制度价值—经济合理性的诉求对票据要式性的突破

空白票据，也称为空白授权票据，或叫未完成票据，是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虽完成签章但不完全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绝对应记载事项，而是将未记载事项授权给持票人补充的票据。从票据法的一般原则来看，应该说的不承认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的。票据作为一种完全有价证券，票据与票据上的权利是合二为一的，只要占有票据就能认为享有票据权利，所以票据又是一种要式证券，即票据的有效性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如果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票据将会无效。而且在票据产生初期，各国为了避免票据流通的不安全，也是不承认空白票据的存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为了满足票据关系人之间交易上的需求，对于票据上部分应记载事项，有时因签发票据时难以确定，或不想及时确定，而由出票人签发欠缺部分票据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交付收款人，在票据外或票据上约定由收款人或者指定的人在能确定有关尚未记载事项内容时进行补充。从各国的票据的立法看，为了满足票据利用和流通的需要，确保交易安全，都在原则规定了欠缺票据法上法定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归于无效的同时，或承认或明确规定了空白票据制度。现代各国票据法的实践已经证明：确立并健全空白票据制度，对于促进交易繁荣和活跃资金融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空白票据有利于商品流通，促进票据流通的简易化。空白票据一般欠缺收款人名称、票据金额等记载。商品交易中的货物多次反复流转，使收款人不断发生变化，同时市场价格时有波动，货物的金额也有升降，而空白票据恰恰能较好地适应商品交易这种千变万化的需要。第二，空白票据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时效已过

而使票据失去效力。这是因为，票据权利的行使是受一定失效限制的，超过限制的，超过法定时效，则权利不受法律保障。各国票据法均规定出票日期是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记载了出票日期后的票据效力即受时效的限制。

第三，空白票据有利于促进金融繁荣。空白票据以融资为目的而发行的较多，即作为金融借贷的担保而发行，到期本金、利息一次支付，避免了借偿环节之繁琐。

以上对空白票据制度价值的分析表明是我国票据制度的重要内容，而空白票据补充权又是空白票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空白票据出现势所必然，我国《票据法》虽然规定了空白支票制度，但是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极其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相关问题的探讨就显得相当重要。

1.2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

1.2.1 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理论基础的学说

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签章人授予补充权人¹享有补记票据空白事项的权利。从法理学的角度看，补充权不是票据权利，而是民事权利。该权利可因权利人一方的行为就产生使空白票据变成完全票据的效果。换句话说，空白票据补充权直接决定着空白票据的效力。空白票据补充权何以能具有如此的效力，这要从理论基础谈起。所谓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空白票据补充权人之所以享有补充权的法理依据。对此，学界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总结两大法系有代表性的票据立法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学者的观点，关于创设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委任说

委任说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人对空白事项的补充，是基于空白票据签章人的委任，即空白票据签章人与补充权人之间属委任关系，从而主张空白票据非为票据，仅仅是有签章的纸片而已。

¹ 根据票据法原理，空白票据应由第三人根据签章人的授权补充完成对空白事项的记载，该第三人即为补充权人。

2、代理说

委任是指委托某人做某事，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内部行为，不涉及第三人。代理在法律上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强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两者区别很明显，所以有的学者废“委任说”而采“代理说”。代理说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不是以补充权人名义，而是以空白票据签章人的名义进行的，这是由于空白票据的签章人与补充权人之间有授受代理权，依此说补充权就是代理权，空白票据签章人与补充权人之间的关系是代理关系。²

3、契约说

契约说认为，空白票据的交付系票据契约的要约，补充权为其承诺，空白签章人在空白票据做成之后，将其交付给收款人，双方就补充权的内容、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因此，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空白票据授受当事人之间协议的结果。³

4、授权说

授权说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签章人授予补充权人补充空白票据空白事项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民事代理权的授予。代理权的授予属于广义上的授权，此种授予补充权则是狭义上的授权，不产生法律行为代理的效力。

1.2.2 空白票据补充权理论基础学说的评析

1.2.2.1 “委任说”的观点缺乏科学性

第一，民法上的委任的受任人必须亲自处理受任的事务，一般情况下不能将委任的事务交与他人；而空白票据补充权具有从属性，随着空白票据的转让而转让，收款人取得空白票据补充权后，可以将空白票据转让给第三人，该空白票据上的补充权随票据转移，受让空白票据的人同时也取得空白票据补充权。

² 郑洋一：《票据法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03页

³ 郑洋一：《票据法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03页

第二，委任的受让人因处理委任事务所得的一切利益，应该交付给委托人；而空白票据持票人有补充空白票据的权利，却不负义务，且补充的结果使空白票据转变为完全有效的票据，票据上所有的利益均归持票人，而无须转移给委任人。因此，笔者认为委任说在此点上不能自圆其说。

1.2.2.2 “代理说”的观点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代理权在本质上说是不能转让的，代理人将代理权转让给第三人必须经过被代理人的同意，可以看出，复代理的适用在民法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票据法原理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应该随着空白票据的转让一并让与，无限制条件。

第二，代理所为的意思表示的效果应归于本人，但是在空白票据经补充后，票据权利却归于空白票据之持票人。

第三，按照“代理说”的观点，空白票据补充权人超越代理权限所为的补记行为，应该属无效行为，空白票据签章人对此越权行为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但是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与票据法的基本宗旨不相符。实际上各国票据法一般规定，对超越授权范围的空白票据补充行为，空白票据签章人仍然要承担责任。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规定：汇票于发票时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协议时，付款人不得以此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汇票者，不在此限。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执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之票据者，得依票据文义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原系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由，对于执票人，主张票据无效。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部门对此条的解释是：前项经授权补充记载完成的票据，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未依授权意旨记载之理由对抗善意执票人。各国票据法如此规定显然没有采用“代理说”。

第四，按照民法有关代理权的原理，被代理人可以随时解除代理关系，并且代理关系因一方当事人死亡、破产或者丧失行为能力而终止，代理权也随代理关系的终止而消灭。空白票据补充权如果采取“代理说”，则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死亡或者破产将导致空白票据授受当事人之间“代理关系”的终止，空白票据补充权也随之消灭，空白票据将永远无法成为有效票据。依此，则空白票据流通的安全性会遭到严重破坏。各国票据实务中的普遍做法是，空

白票据签章人死亡、破产等并不影响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效力，藉此维护商事交易安全，也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票据权利。从上面的几点理由可以看出，空白票据补充权从性质上不同于代理权。

1.2.2.3 “契约说”的观点缺乏理论依据

在空白票据补充权授予之前，空白票据授受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协议的过程，也即空白票据签章人和补充权人对补记的内容、时间、方式等事项进行协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契约说”的观点似乎可取。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补充不符合原订协议”；《德国票据法》第10条“如将在支付尚不完整的汇票以违反已达成协议的方式填写完整”；《日本票据法》第10条规定“补充与预先协议不同的内容时”这些规定看似采用“契约说”。

但是，笔者认为，契约的成立须有要约和承诺的完全一致，要约与承诺不一致时，即补充权滥用的情况下，对善意第三人保护之法理，与此阙如。这说明空白票据签章人与空白票据补充权人在授予补充权之前，就补充权的内容等事项达成的合意属于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而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授予，则是由空白票据签章人单方做出的法律行为，它与双方协议的内部关系是可以分离的。对空白票据补充权人违反双方协议而进行的补充行为，空白票据签章人仍然要承担票据责任，而不能以“违反协议”为理由提出抗辩。

1.2.2.4 笔者赞成“授权说”

授予空白票据补充权不同于民法上授予代理权，其区别在于：第一，授予代理权是法律行为的委托，受民法代理制度的制约；授予补充权仅仅是授权补充票据所空白的必要事项而已，并非法律行为的委托，不受民法的限制。第二，代理人以授权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是为了授权人的利益而进行法律行为的，授权人应该承担法律后果；而空白票据补充权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将空白票据补充完全，补充权人本人享有票据权利，空白票据补充权是以让签章人承担责任，使自己取得票据权利为目的的。所以，正是由于有了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授权，补充权人才取得空白票据补充权，而且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签章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在出现授

权不明或者授权错误时，应当由授权人自己来承担责任。⁴

我国《票据法》第 86 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我国香港地区《票据条例》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凡具签名之空白纸张，如签名人将其交付，以便其可成为汇票者，则汇票占有人可视该出票人或承兑人或背书人之签名为表面授权而可填上任何数目之款项，使成为完整之汇票；同样情形，如汇票欠缺任何重要事项，汇票占有人亦有表面权力依其本意补充任何遗漏。”英国 1882 年《票据法》第 20 第 2 款规定：“为使此种票据填齐后对任何前手持票人都具有约束力，所填项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并严格按照授权为之。为此目的所需的合理时间应按事实而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3—115 条第 2 款规定：“如补充记载完全未被授权，则适用关于实质更改的规定，即使发票人未交付该文件亦然，但应由主张补充记载完全未被授权的当事人负取证责任。”从以上所列举的法条来看，它们均采用的是“授权说”。综上所述，笔者主张“授权说”。

1.3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认定标准

1.3.1 空白票据补充权认定标准的相关学说

票据作为文义证券，票据行为就票据权利义务的意思必须完整并通过票据外观表现出来，如果票据行为人没有形成完整的意思，票据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这说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授予，直接影响到补充权人是否享有补充权以及对哪些事项享有补充权。空白票据之所以与无效的不完全票据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就在于空白票据存在空白票据行为人对第三人授予的补充权。在空白票据理论中，通说认为补充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⁵从目前学术界来看，空白票据必须授予第三人补充权，已经成为学者们的一致观点，但是对于“如何认定补充权之授予？即补充权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有很大的争论。概括起来有三种学说：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

1、主观说

⁴ 于永芹：《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当代法学》，2005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⁵ 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8 页

主观说，又称明示授权说。该说从空白票据出票人的真实意思出发，认为不完全的无效票据与空白票据在票据的外观上无差别，两者的差异存在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方面。空白票据是发票人故意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未完成票据，其目的在于授权他人在日后一定期限内补记完成，以满足现实商事活动的需要。如果不存在发票人的授权补记的真实意思，那么这张票据将是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无效票据，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区别空白票据与不完全票据，也为了减少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争执，空白票据的补充权应在票据上明白准确的表示出来。也就是说，空白票据补充权是否存在以及补充权的范围的认定，应该以空白票据签章人是否在票据上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为准，或者以有无授予补充权的协议为标准。

《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 10 条、《德国票据法》第 10 条以及《日本票据法》第 10 条规定的空白汇票，均是由空白票据补充权人根据原定协议补充记载完成，可见，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德国和日本票据法均采用“主观说”。

2、客观说

客观说，又称为默示授权说。该说从票据的外观出发，认为空白票据能否成立，与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意思无关，应该由票据本身决定，只要票据外观上存在发票人的签章和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就可以推断出空白票据发票人授权第三人的补充权存在，而不问空白票据签名人是否有授予他人补充权的意思。“补充权应属无限制且抽象的权利，故补充权之授予具有无因性，补充权本属执票人为任何之补充，乃依其补充文义发生票据上效力之权利也。”⁶依此说，空白票据签章人即使没有使他人有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补充的意思，但是从票据证券本身的外观上如认为有转化为完全票据的可能性，仍然应认为是空白票据。

《英国票据法》第 20 条规定：如一张仅有一个签名的白纸，由签名人交付他人意图将之转变为一张汇票，该张白纸即能作为当然的授权，凭以填写成任何金额的完整汇票，该签名即为出票人、或承兑人或某个背书人之签名；同样，如汇票欠缺任一重要项目，占有该票据之人就有当然的授权，以其认

⁶ 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77 页

为适当之方式补填该欠缺项目。从此规定可以看出，该国票据法在补充权的认定标准上采取的是客观说。只要有经票据行为人签章且欠缺其它必要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存在，其欠缺事项“汇票持有人享有表面授权得填入其认为适当而被省略的事项”。《美国统一商法典》3—115 条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为：证券的内容在签发时显示具有做成票据的意图，但在其必要记载事项未记载完成时已签章，则该证券在补充记载完全之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从以上的法条可以看出，英美国家票据法明确肯定了“客观说”的主张。

3、折衷说

该说以票据创造理论为出发点。该理论认为，票据上权利义务的发生，源于票据行为人的创造。只要票据行为人完成票据记载并且签名，就使得票据负担的意思表示成立，票据权利由此产生。所以，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只包括票据记载和签章，票据交付不应该成为票据行为成立的行使要件，它只是将已经存在的票据权利进行移转而已。票据创造理论将出票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即票据记载与签章，票据行为成立并发生效力，将票据交付，票据上权利转移于相对人。在第一阶段，因票据记载与签章，票据行为人即成为债务人，此时，票据权利与票据相结合，最初权利人即为票据行为人。在第二阶段，票据交付是移转票据权利的行为，即使票据并非基于票据行为人自己的意思，而为他人占有并开始流通，票据行为人也要承担票据债务。

折衷说从票据创造理论出发，认为空白票据签章人做成并交付空白票据的过程本身就是创造票据权利的过程，只不过这种票据权利是附条件的票据权利，在它上面附加了空白票据补充权，也就是说空白票据签章人同时创设了两种权利：一为附条件的票据权利，一为补充权。⁷在补充欠缺之前，应该以补充欠缺为票据权利的停止条件；补充权的行使使票据权利所附的解除条件成就，票据权利生效。折衷说观点认为，确定授权是以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意思表示为标准，还是以票据的空白外观为标准，应该就个案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日本判例多受“折衷说”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 11 条的规定，也采用的是“折衷说”。

⁷ 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80 页

1.3.2 “客观说”的理论优势

我国现行票据立法对此没有做规定。笔者认为,从完善立法的角度考虑,我国票据立法应该采用“客观说”。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主观说”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主观说”注重票据以外的授予补充权的协议。依据“主观说”,如果主张空白票据有效,应该由持票人就票据之外的补充权授予协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就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授予举证证实,则空白票据无从成立。而且理想状态的主观判断标准必须有授权人明确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如果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如通过书面或者其他有形形式让外部感知时,比较容易判断;如果没有这些外在表现形式,只能通过其它途径,如签发空白票据的目的等,对签章人是否授权补充的主观目的进行判断。因此,判断标准的模糊直接导致了持票人举证困难。

其次,“主观说”重视空白票据签章人在票据上的意思表示,重视在票据之外空白票据签章人与收款人之间的授权协议,这就严格限制了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确认,使空白票据的适用范围很窄。这对于空白票据签章人的保护并无缺陷,但是对于善意持票人欠缺保护,也不能适应商事交易灵活性的需要。如出票人与收款人约定,收款人只能补充金额为10万元,如果收款人将金额补充为了20万元,则属于空白票据的不当补充。第三人取得该票据后,即使对于不当补充没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还要受到票据外、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授权协议的范围的制约,只能获得10万元的利益。很显然,这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按照“主观说”,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签章人,依据票据之外的授权协议授予收款人的,权利的内容应当以票据之外的授权协议决定。也就是说,空白票据所表现的权利内容,是由票据之外的授权协议的事实决定的。因而,使得空白票据成为有因证券,这与票据的无因性和文义性的特点相悖。

第二,“折衷说”主张对空白补充权存在与否的认定,是以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意思表示为标准还是以票据的空白外观为标准,应该视具体情况来判断,这无法避免在个案中当事人意见的冲突,也可能严重影响法官判案的公正性。因此在各国票据立法中“折衷说”的观点很少被采纳。

第三,“主观说”批评客观说认为,不完全的无效票据,在证券的外观上,与空白票据的外观是相同的。区别两者的标准只能是依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来决定,而客观说认为无须当事人的意思,是不妥当的。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客观说”并非完全不顾及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意思,因为票据债务的发生,不只以签章的事实行为发生就产生其效果,而是当签章人认识其为票据签章的意思行为时才发生效果,即行为人具有票据签章的意思就足够了,而不是像一般法律行为那样必须以强有力的效果意思为必要,也就是说,签章人所认识的票据外观上,具有补充预定的票据签章,就有授予补充权的意思,空白票据也就成立。何况,“客观说”也认为,“对于票据行为的意义应采行使法律行为说”,强调票据行为的要式性和文义性,而对票据签章人的效果意思无须过问。有的学者还提出“客观说”虽然有利于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但是不利于保护签章人的利益,这有失公平。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空白票据上的签章确实是签章人所为,那么签章人就应该对自己所签发的空白票据负责任;如果签章是他伪造的,那么空白票据的签章人可以被伪造人的身份,依法主张对一切持票人的抗辩。这正是对空白票据签章人利益的保护。

同时,“客观说”还有许多优势。“客观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利益,维护票据的流通安全。票据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特点在于票据行为采用形式法律行为说。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中心,法律赋予其法律效果。而票据行为则不然,其目的意思如何,可以不问,只要行为人认识票据,并在其上依据票据法规定的程序签章者,即发生票据上的效力。这充分表明了票据无因性的特征,补充权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⁸原则上与票据关系分离,不影响票据本身的效力。所以,空白票据补充权存在与否不能影响票据的效力,即使不存在补充权的授予,但是客观上进行了补充记载,空白票据签章人也不能以不存在补充权为理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也就是说,补充权的存在与否,不过是空白票据签章人与补记人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持票人。因此,“客观说”的主张符合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利益。另外,不完全票据因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不能生效,“客观说”则以票据上是否欠缺应记载事项的外观作为补充权授予与

⁸ 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否的标准，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不完全票据转变为有效票据，保护票据流通的安全，发挥票据的灵活性。

1.4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性质

1.4.1 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法律性质的学说

如果说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的生命，那么补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就是空白票据生命存在的原动力，因此研究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确定补充权的法律性质，理论上颇多分歧，其中以票据证券中心论和票据行为中心论⁹最为典型。

票据证券中心论也称票据绝对要件论，即以证券具有客观上的基本票据要件时，票据行为才能成立。空白票据实际上未具备票据的全部要件，因此空白票据其票据行为并未成立，必须待持票人依签章人的授权行使补充权时，票据行为才成立，票据上的法律关系才产生。因此补充权属于形成权，具有创造的效力，依形成权的行使，票据关系即成立。学说称补充权系形成权说。¹⁰既然补充权为最后完成票据关系而存在，那么在票据上有补充权时，即在空白票据场合，票据关系并没有成立。反之票据关系成立时，补充权已经行使而消灭。如甲、乙两个人签订买卖合同，由买方乙向卖方甲签发金额处空白的汇票一张，授权甲在发货完毕后按实际金额补记，那么按票据证券中心论，该票据虽然经买方乙签发，但在该票据存在补充权即未按授权补记金额前票据关系不成立，该空白票据为非票据，只有当该票据由卖方按授权补记完毕，票据关系才依法成立，此时票据的补充权就不存在。有的学者认为“补充权无非以证券之成立为目的而附随于证券的一种观念，对于因补充和成立之票据关系，构成其分离现象”¹¹“以单独行使权利发生变动”¹²“当属形成权无疑”¹³。所以补充权无非是以票据证券的成立为目的，而附于票据证券的。

⁹ 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75—76页

¹⁰ 长谷川雄一著《白地手形法论》，第6页，转引至高金松著《空白票据新论》

¹¹ 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6页

¹²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¹³ 李永军、王闻越：《票据法原理与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票据行为中心论则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并非与空白票据行为相分离。这是因为空白票据以欠缺要件的补充预定为前提条件，可在要件未充足的空白票据上成立票据行为，签发人授权持票人在票据流通过程行使补充权，补足票据要件时，其签发票据的行为才发生效力。此项称为空白票据行为。¹⁴该空白票据行为的特征是以补充欠缺要件为停止要件的附条件法律行为，应承认以补充应记载事项为前提的票据行为的成立，如条件成立时，成立前的票据行为从成立之时就发生法律效力。如在上述甲、乙两人签订买卖合同中，票据行为在买方乙签发金额处空白的汇票时就已经成立了，只不过持票人（卖方甲）在没有按授权补记汇票金额之前不得行使该票据的权利。因此，票据行为中心论认为空白票据的补充权是一种无限制的、抽象的权利，具有无因性，它的行使与票据权利的创设无关，仅为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要件。

1.4.2 空白票据补充权法律性质学说之检讨

票据证券中心论以绝对的票据严格为出发点，认为空白票据非票据，并使空白票据补充权与原因关系、票据行为具有目的论上的一体关系，空白票据与完全票据在理论上发生二元分离，难以获得票据理论上贯通的解释。另外，票据证券中心论认为空白票据非票据，不发生法定的效力，其结果是侧重保护了欠缺必要记载的票据行为人的利益，赋予空白票据行为人以授权补充契约对抗持票人，从而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不够，第三人即使对收款人的不当补充无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也要受票据外的空白票据行为人和收款人之间的补充契约的限制，这样使得持票人的利益处于不安全状态，无法保护商事交易安全。

反观票据行为中心论，认为补充权的行使仅为持票人行使票据上权利的要件，其本身与票据权利的创设没有关系，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的行为作为票据行为发生票据上的效力，但是其效力发生以补充权的行使为停止条件，补充权为一种无限制的抽象的权利。对此，笔者难以苟同。第一，要式性是票据的特征之一，它对票据的安全流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金融领域，交易主体的票据严格观念比较淡薄，信用级别比较

¹⁴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低的情况下，尤其不能否认要式性；第二，要式性在票据行为的范畴中从来都隶属于成立要件。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空白票据的法律性质呢？笔者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系依行使空白票据发生票据效力之形成权。¹⁵空白票据之补充所以能使其发生票据之效力者，因其系基于出票人授权之行为，视其与发票人记载票据上应记载事项相同而然。¹⁶也就是说，空白票据的补充权属于配合空白票据行为而由法律赋予于持票人的权利，是法律上为补救空白票据的不完全性而确定的一种技术上的权利，其行使与否与持票人得否行使票据权利密切相关，即不行使补充权就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因此，补充权处于持票人为行使票据权利可以将空白票据补充为完全票据的法律地位。

¹⁵ 刘甲一：《票据法新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 1978 年版，第 80 页

¹⁶ 刘甲一：《票据法新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 1978 年版，第 79 页

2.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效力

票据作为一种文义证券，其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完全基于票据证券的书面记载来确定，即票据权利人基于票据证券的书面记载来主张权利及票据债务人基于票据证券的书面记载来承担义务。而空白票据是一种未完成票据，在行使补充权之前票据上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还不确定，空白票据如从票据行为的要式性和文义性来看，在理论上讲应当是无效票据，然而商事活动的需要，各国立法和实践均在尝试承认其法律效力。如何确定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同样也是空白票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国际票据公约以及国外票据立法的规定来看，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包括补充权行使之前的法律效力、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以及补充权滥用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内容。

2.1 空白票据在补充权行使前的法律效力

空白票据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票据证券，其补充权未行使之前并不完全，各票据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能完全确定。此时，有关空白票据在票据法中具有的特殊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空白票据一经签发，出票人不得要求返还票据，也不能擅自撤回或变更其有关内容。也就是说，虽然空白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完全，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具体的票据债务无法完全确定，他们无法承担完全现实的票据债务，但是，该空白票据一经签发出票人和其他有关票据关系人的票据债务人地位即告成立。他们应该承担基于该空白票据一旦被补充完成，即负完全的票据责任的担保义务。而空白票据关系中的收款人或持票人取得空白票据时，即取得与该空白票据有关的票据权利。

2、空白票据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空白票据补充权未行使以前，票据因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为未完成票据，票据上的权利义务还处于不确定状态，票据义务人无法判断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内容，因而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持票人不得行使未补充的空白票据上的相关权利。依空白票据的承兑提示或付款提示，属于无效提示，不发生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提示的效力。例如，在以空白票据提示时，不能认为已经充分履行了追索权的保全手续，在发生拒绝承兑或者拒绝付款，也不能要求前手背书人等票据义务人履行追索义务。¹⁷而且，即使是在之后对空白票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其补充的效果也不能溯及至未补充前所进行的票据提示，只能依补充完成后所进行的提示，确认其所发生的法律效力。另外，持票人以空白票据进行提示时，付款人可以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发生迟延付款的责任。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甲公司作为买方开立以乙公司为收款人的金额处空白的汇票交付给乙公司，然而乙公司在未补充完毕以前就将其背书转让给丙公司，丙公司在未补充完成前在有效期限内向付款人丁公司提示付款。此时，丁公司完全可以拒绝付款，丙公司在遭到拒绝付款后无权制作拒绝付款证明书向甲乙公司进行追索，此外丙公司如果在有效期限内将空白金额补充完成后再次向付款人丁公司请求付款，丁公司以甲公司此时存款不足而拒绝付款，不能认为对第一次提示付款有追溯力从而追究票据债务人迟延履行履行的责任。在依空白票据提起诉讼时，由于票据权利处于未确定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只能获得败诉的结果，但是不妨碍在对空白票据进行必要的补充后，依该票据继续诉讼。

各国票据法大都对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前持票人依空白票据主张票据权利作了限制，《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115条规定：“在签发时其内容显示意图成为票据的文件，在任何必要部分仍未记载完全时就签名的，在记载完全前不能行使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能使用”。

3、空白票据应该具有转让的权利。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效力很重要一点表现在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前该票据是否可以流通转让。对于无效票据来说，

¹⁷ 于莹：《空白票据若干问题浅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9页

由于出票时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使得出票行为无效,从而影响附随其后的背书、保证等票据行为的有效性。而空白票据虽然也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但是那是出于商事活动交易的需要,出票人有意留下的并授予受票人补充权,是出票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既然承认空白票据出票行为有效,当然基于同样的原理认定围绕着空白票据进行的其他票据行为也应当有效。所以,空白票据应当准用完全票据的流通方式进行流通转让。空白票据流通过程中,收款人或持票人在取得空白票据时,有权按照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将其所持有的空白票据和补充权转让给其他人。也就是说,空白票据转让的效力同时具有以下两个转让效力,即空白票据转让和补充权的转让。空白票据转让的方式和完全票据是一样的,依背书或者交付进行。在一般情况下,有收款人记载时,收款人应依背书转让;而在没有收款人的记载时,则可以以持票人作为收款人进行补记,或者不进行任何补记,直接背书转让;在收款人空白又未进行补记的情况下,习惯上也允许以单纯的交付方式进行转让。

2.2 空白票据在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

空白票据在依授权补充记载完成后,就成为完全的票据,与自始记载完全的票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空白票据经补充完成后,无论是直接补充权人还是间接补充权人所进行的补记,都视同自票据发行时就已经记载完全。而且空白票据补充权具有追溯力,即追溯至对出票行为确认有效时确定票据关系基本内容的效力。也就是说,空白票据一经补充完全,其票据和票据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可以追溯到该空白票据签发时,对补充完成前的任何票据关系人都有约束力。出票人及其他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发行时欠缺要件为理由进行抗辩。¹⁸如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执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之票据者,得依票据文义行使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原系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理由,对于执票人主张票据无效。”各国票据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空白票据一旦由持票人按照与授权人事

¹⁸ 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先达成的授权补充协议补充完成，就和一般的完全票据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持票人可以向所有票据债务人行使一切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也可以通过背书或者交付的形式将其转让给他人。在补充记载完全前所出的出票行为、背书行为以及保证行为自补充记载完全时起均发生票据行为的效力。¹⁹

值得注意的是，空白票据上的票据行为虽然自补充权行使起发生效力，但其在票据上法律关系的内容，应依行为时记载文义以及实际行为时间来确定。如补充记载前，其出票时所记载的出票日和到期日，即为该票据的出票日和到期日起算，而不是从空白票据被补充记载完全时开始计算。关于票据行为人的能力也应该以实际行为时为准。

2.3 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的法律效力

2.3.1 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的类型

在商事活动中，行为人基于商事活动的需要及彼此在长期商事活动交往中建立的诚信，签发空白票据给持票人，同时通过契约对授予持票人补充权进行限制，从理论上讲，这种限制直接导致取得空白票据的持票人所享有的补充权受到法律的约束，因此，持票人应该在补充权授予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否则形成违约的法律后果应由持票人来承担。然而空白票据毕竟欠缺某些应记载事项脱离行为人之手而进入了流通领域，这必然给持票人滥用补充权提供了可能。实践中补充权人补记的内容与实际授权内容不一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因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在征得空白票据行为人同意的情况下，持票人对授权契约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例如，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棉花买卖合同，由购买人乙签发一张金额空白的支票交给甲公司，授权甲公司在发货时填写金额为 20 万元，当甲公司实际发货的时候发现市场变化棉花涨价，如按与原来约定的价格还未达到其的进价经过与乙公司协商同意，甲公司在支票空白金额处更改为 30 万元。我们通常认为这种更改属于补充权的正

¹⁹ 陈柳裕：《票据法详论》，陕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130 页

当行使，不属于补充权的滥用，其所形成的法律后果应该由空白票据行为人乙公司承担。另一种情况是持票人因受某种利益的驱使或客观情况所逼，未经空白票据行为人同意而擅自对授权内容进行更改。这种行为在理论上应该为补充权的滥用，这种补充权滥用的后果应当由不当行使或滥用补充权的持票人承担。

补充权滥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补充权人超越授权补记范围，构成补充权的滥用。例如，甲向乙借款，乙要求甲先在支票上签名或者盖章，将空白票据交付与乙作保证，乙在甲未如期清偿债务时，于支票上填入出票日及高出债权数倍或数十倍的金额为付款的提示。其二，补充权人违背授权的意思而进行的补记，构成补充权的滥用。例如，空白签章人授权持票人将收款人补记为王某，而补充权人将收款人补记为张某。其三，补充权人不作为，构成补充权的滥用。例如，对到期日应为补充而不补充；又如，甲授权乙在票据上补记金额，同时要求使用该票据为授权人进行质押，乙必须在票据上写明质押字样。但乙在填写金额以后，没有写明质押字样，而是通过背书将票据予以转让。需要说明的是，此种不作为的补充权滥用，发生于授权人在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授权补记的同时，还进行了票据用途特定化等其他授权的情形。1985年美国发生的 *Taves V Griebel* 一案，就是一种不作为而构成补充权的滥用。甲公司签发几张支票，其中有空白金额，也有空白收款人姓名的。甲公司将支票交给乙公司，授权其补充记载，并明确支票用途特定化，乙公司没有将支票用途特定化而是借此用来偿还其个人债务。出票人拒付，法院裁定，正当持票的第三人，其权利受到法律保护。²⁰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滥用，直接导致授权人对受权人的民事赔偿，这在各国已成为通例。

2.3.2 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的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

2.3.2.1 不能对抗善意持票人

持票人善意取得已经补充记载完成的空白票据时，即取得完全的票据权利。他可以依照背书或者交付的方式转让该项票据本身所具有的票据权利，也可以直接向有关的票据关系人提示票据，以行使或者保全其票据权利。而

²⁰ Minn.CtApp.(1985)363NW2d73.40UCCRep.514

且, 不管该票据原来所欠缺事项的补充记载是否符合出票人签发时的授权范围, 该善意持票人都有权依照票据文义行使权利, 授权人不能因为受权人对权利的滥用而对善意持票人提出抗辩。例如, 甲将金额空白的票据交付于乙, 并授权乙为 10 万元的补充, 但是乙未经补充而将该票据转让给丙, 并欺骗丙称补充权为 20 万, 丙信赖其授权是 20 万, 并将空白票据的金额补充为 20 万, 此种情况下, 甲仍应负担 20 万的票据债务, 不得以滥用补充权为由对丙进行抗辩, 借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里, 笔者认为, 为了更加明确在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时, 对善意持票人效力如何, 有必要讨论一下空白票据的善意取得。

(一) 空白票据善意取得的前提

理论界普遍认为, 空白票据在补充记载完成以前, 并不是仅仅为纸片一张, 而是附有补充权的一种票据, 这种票据的效力是处于待定状态的, 是一种将来待生效的票据。²¹所以空白票据是完全可以流通的, 这也是空白票据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只要承认空白票据可以流通, 就有可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情况, 凡善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就应该享有票据权利。

首先, 空白票据可以进入流通, 是因为空白票据不是无效票据, 可以经由背书或者交付的方式转让。空白票据能够流通, 是依赖于空白票据的将来会发生效力。另外, 空白票据一经签发, 出票人就不得要求返还票据, 也不能擅自撤回或者变更有关内容。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出票人具体的票据债务虽然只能于空白票据被补充记载完整时才开始承担, 但其票据债务人的地位则于其签发票据时就已成立。²²

其次, 空白票据在出票时没有补充完整, 目的就是为了以后根据商事活动的需要补记完成。至于究竟在哪个环节完成, 对权利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只要是在行使权利之前完成, 就应成为有效票据。当然, 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补充完成的具体时间, 但是这种约定是票据外的约定, 对于义务人不产生影响, 义务人也不得以这种约定来对抗现时的持票人。

²¹ 空白票据与不完全票据是不同的, 空白票据是发票人在出票时有意欠缺票据记载事项, 而授权持票人日后补充的未完成票据。不完全票据是欠缺票据应记载事项, 是发票人自一开始就没有预定, 或者说并无意使他人日后对此补充记载, 这种票据是无效票据, 自签发时起就不存在任何票据权利。而对于空白票据来说, 其效力是未定的, 所以又把空白票据称做未完成票据或附有补充权的票据。

²² 谢石松:《论空白票据的有关问题》,《现代法学》,1996年第6期,第79页

再次，票据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商法规范，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迅速性原则、安全性原则、保障持票人权利原则。²³票据法上规定空白票据制度的目的在于政策上促进票据顺畅流通，基于这个目的，既然认可出票人可以签发空白票据，却又对空白票据的转让加以限制，惟恐对出票人保护不周全，是对善意持票人以及票据法价值取向的考虑不够。

最后，人们不愿意空白票据进入流通领域，主要是为了防止空白票据上发生关系越复杂，就会对出票人越为不利的问题。但是如果实际发生补充权转让情况，出票人可以主张票据抗辩对抗现时持票人。但是这样就混淆了票据关系与票据外关系，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影响了票据的流通。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委之于对人抗辩（包括原因抗辩、特约抗辩），就可以解决所有举证责任的障碍。为了保护持票人，把风险归于出票人或义务人，免除权利人、持票人的举证责任。法律上做出这样的规定，或许产生对出票人不利的后果。但是，空白票据所会产生法律后果本应该为出票人所认识，法律不应也不可能保护那些对自己利益漠不关心的人。对出票人来说，既然你签发了空白票据，在出票的当时就应该承担不当补充的风险，这也符合票据无因性的特征。

（二）空白票据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善意取得是指票据受让人善意且无过失，从权利人手中受让票据，从而原始取得票据权利。²⁴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可见，我国虽然没有从正面规定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如果从反面解释，票据法第12条即为善意取得的规定无疑。²⁵正如前文所述，既然允许空白票据流通，就有可能发生对空白票据善意受让的情形，此时，权利人能否取得票据上的权利，理论界有不同意见，有人不承认空白票据的善意受让人可以取得票据上权利。²⁶理由主要是他们认为取得形式上完整的票

²³ 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²⁴ 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²⁵ 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²⁶ 孟晓哲：《关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法律思考》，刘志新主编《票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85—293页

据是票据善意取得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空白票据是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不完整票据。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无须考虑票据的形式完整。笔者也同意后一种观点。但是我们并不是认为，空白票据在没有补充完成前，持票人就可以行使票据上的权利，即付款请求权。前文所述，空白票据是一种效力待定的票据，主要表现为空白票据在补充行为完成之前，虽可以转让，但是持票人以未补充完整的空白票据提示付款，并不发生保全偿还请求权的效力，而票据债务人即使没有付款，也不承担迟延给付的责任。²⁷所以，所谓空白票据的善意取得，都是发生在票据已经被补充完成后的。当然，这种补充完成并不一定非得有权人可以进行。

关于空白票据善意取得的要件和完全票据的要件相一致，依照理论上的通说：票据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必须依照票据法规定的方法取得票据，在取得票据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必须是付出对价而取得票据。²⁸

第一，必须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善意取得票据的要件之一，就是持票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如果是从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受让人自然取得票据权利，无须适用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无处分票据权利的人仅以善意第三人的直接前手为限，如甲遗失一张金额处空白的票据被乙捡到，补充完全后，乙背书转让给丙，如果丙在接受该票据时无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就可以善意取得该票据的权利，因为乙为无处分权人且为丙的直接前手。但如果在此例中丙又将票据转让给丁，那么丁当然取得票据权利，不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此时无权处分人乙不是丁的直接前手。

第二，必须是依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取得票据。各国票据法上的票据转让的方式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背书转让和交付转让。背书转让适用于记名票据，交付转让适用于无记名票据。

第三，受让人必须善意取得并无重大过失。是否善意是受让人能否取得票据权利的一项重要标准。成为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所谓善意，应该具备两个要件：（1）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事。凡事实上是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而为的行为，不论其有无疏忽之处，均视为善意的行为。（2）不知悉票据让与人

²⁷ 梁宇贤：《票据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6页

²⁸ 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63—66页

的权利有任何瑕疵。所谓票据让与人票据权利瑕疵，是指取得票据或承兑是适用欺诈、威胁、暴力恐吓或其他不法手段，或为了获得不合法的约因，或其流通转让破坏了诚信原则，或在构成欺诈的情况下让与票据。²⁹至于如何推定持票人的善意，《英国票据法》第 30 条规定了几个标准：（1）每一在汇票上签名之当事人，在表面上被认为是取得对价之当事人；（2）每一持票人在表面上被认为是正当持票人，但在诉讼中如果经承认或经证明汇票之承兑、签发或其后之流通转让，因欺诈、威胁、暴力恐吓而受影响，则举证责任因之转移至该持票人，除非或直至该持票人证明系在被指控之欺诈或非法行为后，以善意并支付对价而取得汇票者。善意持票人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给付了相当对价的空白票据正当持有人；二是没有给付对价的空白票据受赠人、继承人等，但后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第四，受让人给付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如果无权利人将该票据无偿赠与受让人或受让人象征性地付出与票据金额相差悬殊的代价而取得票据，那么该受让人享受该票据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但是当受让人又将该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该善意第三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如甲的一张空白金额的票据被乙盗得，乙将该票据补充完整后无偿赠与丙，丙又因买卖合同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了丁，此时丙从无权处分人乙手中无偿取得该票据，其权利不得优于乙即其仍为无处分权人，但丁是有偿取得且为善意，其权利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

基于以上对于空白票据善意取得制度的探讨，笔者认为，出于交易安全考虑，空白签章人不得以补充权被滥用为由，对善意第三人主张抗辩，善意第三人当然取得票据权利，成为合法权利人。

2.3.2.2 可以对抗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知悉补充权滥用的事实，或应当知悉但因重大过失未能查知从而取得票据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并附加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其提出抗辩。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 10 条规定：“签发记载不全的汇票，如不按原订合约补齐者，不得因未遵守合约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严重过失取得汇票者除外。”这种抗辩在学界被成为恶意抗辩，由于票

²⁹ 姜建初：《票据原理与票据法比较》，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版，第 95 页

据抗辩的限制，旨在促进票据之流通，使受让人获得应有的安全感，所以受此项限制的保护者，仅限于善意取得票据的人，而对于那些明知抗辩事由仍然取得票据的人，自然没有保护的必要。

2.3.2.3 可以对抗滥用补充权人

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后，又成为该空白票据持票人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为理由对抗其行使权利，但是举证责任由出票人承担。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115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未经授权者，即使此票据并非由签票人或出票人交付的，应适用重要更改各项规则；但确定任何填补完全系为经授权的举证责任，由作此声称的人承担。”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将空白票据交付他人的，空白签章人虽不能免除对善意第三人的票据责任，但其对直接相对人可主张损害赔偿，已成为通例。并且，持票人滥用空白票据补充权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有关变造票据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此种以补充权滥用为由的抗辩只能存在于直接当事人之间，即存在有票据基础关系的票据相对人之间。

2.3.3 出票人的风险与利益权衡

通过以上对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的类型与效力的分析可以看出空白票据出票人对于他所签发的空白票据是有很大大风险的，但出票人往往因空白票据的方便性而经常使用它。虽然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时，由于预留了空白事项，持票人不能像正常票据当事人一样在空白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利，出票人无论作为第一债务人还是第二债务人，都不承担现实的付款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票人就不负任何责任，因为出票人是否签发空白票据，全凭他自己决定，在签发空白票据时，他应该对当事人进行判断，若不信任对方，就可以不签发票据，既然签发了，就说明出票人对当事人充分信赖，那么他就要承担责任。作为第一债务人，出票人应该负担基于空白票据的签发而产生的预期票据责任，空白票据一经补充，持票人得向其行使付款请求权，他应该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如果是第二债务人，他应负预期的担保付款责任，有关空白票据一旦被补充记载完全后，如果持票人请求付款遭到拒绝，得向其主张追索权。而且，有关空白票据一经签发出票人就得要求返还票据，也不

能擅自撤回或变更其有关内容。其实，有的当事人宁愿放弃便利而不愿意空白票据进入流通领域，主要是为了防止空白票据上发生关系越复杂，对出票人越不利问题。但是，对出票人来说，既然自愿签发空白票据，就应该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这也符合票据无因性的特征。所以，出票人在签发空白票据时要谨慎行事，保护自己的利益。

2.3.4 国外与其他地区的立法

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的情况下票据的效力如何是各国票据法立法的重点内容。《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3条、《德国票据法》第10条等都作了相似的规定，英美票据法规定也基本相同。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规定：“汇票于签发时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订协议的，不得以此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3条对空白支票的规定与空白汇票的规定相同。《德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签发时记载不完整的票据，以违反已达成的协议的方式填写完整后，不能以不遵守协议为理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非善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德国票据法》第13条也有相同规定。而《英国票据法》实行正当持票人制度，在空白票据补充记载与实际授权不符时，正当持票人仍可依票据文义主张付款，非正当持票人则被剥夺这一权利。如《英国票据法》第20条第2款规定：“但若此类票据（指不完全票据）在补齐后已流通转让给正当持票人，则就该人而言，在任何方面应有效，也得依之执行，如同该票据在合理时间内严格按照授权补齐者。”美国法上，授权补记的内容可以是必要记载事项，也可以是任意记载事项，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补记与授权不符时，理解为对票据的变造，适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407条的规定。按照此条规定，如果持票人对空白票据的补充构成重要修改，并具有欺诈时，出票人可以解除对后手正当持票人以外的权利人的责任，除非其同意做出该项更改或无权提出抗辩。如果空白票据的补充达不到上述程度，则出票人按照原来的授权执行，对非正当持票人，也不例外。在 *L.P v Martin* 一案中，William Martin 是 Pisgah 储蓄银行的商户，直到 1984 年 3 月他不再经营农场为止。

当他在购买家畜时会签发空白票据，并且在银行后来得知交易价格时依赖银行家填写正确的金额。1988 年，该银行破产，FDIC 拍卖了该银行的一些财产，其中包括 Martin 签发的两张本票。FDIC 向 Martin 提起该本票的诉讼。Martin 认为，他并没有授权完成该本票。但是法官认为：“尽管该本票是 Pisgah 储蓄银行不适当填写的，但是 FDIC 作为合法的持票人，有权利根据该票据从 Martin 处收回票据款项。合法的票据持有人并不受到没有授权交易抗辩的制约。”³⁰如果持票人对补充权的滥用，只是针对必要记载事项以外的事项，则出票人按照原来的授权执行，即使是对非正当持票人。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 11 条第 2 款的规定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基本相同。

³⁰ National Loan Investors.L.P v Martin(Cowa App)488 NW2d 163(1992).参见【美】Ronald A.Anderson 等 (Business Law and The Leagle Environment) (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1 页

3.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问题是在空白票据补充权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基础上展开的，主要探讨的是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过程中的实务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也体现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

3.1 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的主体

既然空白票据补充权由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为之，那么补充权法律关系应仅发生在票据当事人之间，而不会有其他情形。换言之，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主体只能是持票人。³¹在此，举个例子说明。

甲欲出国旅游，在办理各项手续期间，因工作繁忙，遂委托一家旅游公司代为办理各项事宜。因委托之初所涉及费用暂时无法确定，故由甲开出一张金额空白的无记名支票。在完成这张空白票据的方式上有以下几种可能：

1、由甲在服务结束，收款人及各项费用已确定时，自行将空白票据填写完毕，交付给旅游公司。

2、由甲委托第三人携带该张空白支票前往旅游公司，按照要求填写完毕后，交付旅游公司。

3、甲出票后，迳行将空白支票交付于旅游公司，授权旅游公司自行填充所欠缺要件。

在第一种情形下，出票人对自己尚未完成应记载事项的空白支票，在未交付相对人前自行补充记载完成后，才交付相对人旅游公司，该票据行为已完成票据做成及交付，不存在空白票据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约定甲在交付空白支票后，再自行填补空白支票上所欠缺的要件，在此情形下是否成立空白

³¹ 郑孟状、姜洪明、刘满达、徐建国：《支票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9 页

票据。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成立空白票据，该票据仍由出票人自己完成，不需要授权。

第二种情形下，该空白支票出票人将未完成记载事项之票据交付给第三人，并授权其代为补充完成，而后由第三人交付票据相对人，此种情况则因该空白支票并未交付受票人，故空白支票的出票行为并未成立，而实际构成票据代行或者票据代理。判断标准以空白支票的出票人是否已决定效果意思而有所不同。若出票人效果意思已定，则构成票据代行；若效果意思未定，则构成票据代理。至于越权补充记载时，属于票据行为人本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行人内部关系，原则上不得以之对抗善意持票人，亦即票据行为仍得成立生效。

第三种情况下，空白支票出票人将未完成应记载事项之票据，迳行交付相对人并授权其代为补充记载，此时补充之法律关系发生在票据当事人之间，本文认为只有被授权之持票人才是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人，空白票据在此种情况下成立。

3.2 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的规则

关于空白补充权的行使，有的观点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是持票人（补充权人）享有的权利，持票人有补充与不补充权的权利。³²但是也有观点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认为空白补充协议虽然属于票据基础关系上的合同，但它对补充权人是具有约束力的，而且是一种法律上的约束，补充权人应当按照这一协议所规定的内容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应当依次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一义务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去完成票据的补充记载。³³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补充权人是持票人，行使补充权的结果是使持票人本人取得票据权利，如果补充权人不行使补充权，实质上是对自己票据权利的放弃，这时法律没有必要进行干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票据签章者的利益，此时，空白票据补充权人负有补充记载的义务，如果不为补充记载，即构成对补充授权合意的违反，应当承担责任。例如，出票人签发空

³² 高言、易平军：《银行法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1 页

³³ 郑孟状：《票据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9 页

白票据一张，约定由持票人对到期日进行补充，但是持票人没有补充，按照法律的推定，该票据被视为见票即付的票据，出票人的付款期限因为持票人没有补充记载而提前，由此造成的损失，出票人可以要求补充权人承担。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原则上要求必须按照空白票据签章人与相对人之间达成的补充权授予契约，依照约定的补充内容进行补充，也就是说必须合法、适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愿并依据补充权授予契约行使补充权。如果约定的补充内容不明确时，则应以原因关系（如买卖契约所确定的内容）或者票据交易上的习惯确定空白票据签章人的意思，从而进行空白票据的补充，空白票据签章人和相对人达成的这种补充权授予协议，对通过背书转让而获得空白票据以及空白票据补充权的受让人具有效力，在其对空白票据进行补充时，也应遵守该约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规定：“汇票于发票时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订协议时，付款人不得以此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汇票者，不在此限”。也就是说，一是补充权应依授权契约规定的方式和内容行使，否则构成空白票据行为人对补充权利人的抗辩，就补充权人来说，依照授权契约的方式与内容补充票据空白是其所承担的义务，如果违反契约的约定，空白票据行为人可以对其主张抗辩并可以因其违约而追究其民事责任。二是空白票据经补充记载完成即构成完全票据，持票人依票据的外观享有票据权利，非有重大过失或恶意，不受限制。英国票据法就此做出规定“如汇票缺少任何重要项目，拥有该汇票的人就有当然的授权，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补充该缺项”。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不仅存在着出票人授权或者推定授权的问题，而且存在着补充权人的补记规则问题。按照票据法理论和许多国家对票据法的认识，补充权人行使补充权的规则，应当适用出票行为的一般规则。³⁴因为补充权人的补记行为实际上是在完成出票人未完成的出票行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项规则：

第一，对于收款人名称的补记，应当以出票人依法签发交付空白票据的行为作为授权推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签章后，将其余必要记载事项全部或者

³⁴ 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部分空白的票据交付出去，接受票据交付的一方，依法应推定为补充权人，同时也是收款人。经转让获得空白票据的持票人，也可以补记为收款人。

第二，票据金额的补记，应当依据其与空白票据签章人（出票人）之间特别约定的金额，或者依交易的实际进展状况及交易习惯而定。

第三，对出票日期的补记，应当依空白票据出票人的授权或者补充权人的需要而定。有的学者认为，应以出票人交付空白票据行为的日期作为授权出票日期，笔者认为欠缺合理性。因为出票人签发票据时预留出票日的功用在于使票据的使用时间比不预留更长。若以交付空白票据的日期作为授权出票日期，则使预留出票日的意义大打折扣，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对于付款日期的补记，应由补充权人依空白票据出的授权或者交易的进展情况及需要而定。

3.3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期间

3.3.1 界定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期间的性质

空白票据是预定在将来补充完成的票据，但是补充权应于何时行使，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关于补充权的行使期间，目前国际上大致有三类规定。³⁵第一类，规定以合理时间内行使。这一类多为英美法系国家。《英国票据法》第20第2项规定：“为了使此类票据经补充后能对补记前已对票据负有责任之当事人具有执行力，则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严格按照授权补齐。此项合理时间乃事实问题。”《澳大利亚票据法》第35条第3项也做了相同之规定。根据规定，补充权行使时间是否合理，纯属事实问题，因具体案例而定，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补充权行使时间是否合理，不得用于对抗正当持票人。对于正当持票人来说，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前受手在进行补充记载时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第二类，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适用民法规定的普通时效。日本最高法院在1961年11月24日的一项判决中称，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期间，准用商法的有关规定，在能够行使补充权时起的5年内行使，

³⁵ 郑孟状：《票据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否则无效。第三类，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适用票据法规定的权利行使消灭时效，比民法上的普通时效短的多。

各国立法各异，笔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补充权的性质如何以及是否属于消灭时效。对于此问题，学者间争论很大，至今还没有定论。我国台湾学者高金松教授承袭日本票据法学说，认为补充权有消灭时效。³⁶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各国立法例中，消灭时效的客体并不相同。日本民法以债权以及其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为消灭时效的客体，而我国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承袭德国民法，认为请求权才是消灭时效的客体。而学者普遍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是能够使未完成的票据变成完全票据，从而形成完全票据权利，属于形成权。所以，在我国民法上就形成权所设立的类似于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属于除斥期间。笔者同意此观点。尽管消灭时效和除斥期间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尽早的确定法律关系，但是除斥期间无论在立法精神上，还是在实际适用上，与消灭时效都有不同。³⁷当形成权不行使，以至于除斥期间经过时，原有的秩序或者关系得以维持，这个与消灭时效维持新秩序或者关系的效果正好相反。对于空白票据而言，所谓的原有的秩序或关系，是指未为补充时票据权利的状态，它是一种权利潜在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权利，当补充权的行使期间经过，无权利的原由只需就维持下来。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民法上规定，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因此，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期限也不适用中止、中断。

3.3.2 如何计算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期间

我国《票据法》对如何计算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期间问题没有作明确规定，学界争论颇大。笔者认为对于此问题应该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补充权应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如果持票人没有按照约定补记的，授权人不负票据责任，但是举证责任由授权人负担。授权人不得以补记未按约定期限为由，对抗善意取得票据的第三人。其次，如果当事人对补充权没有约定行使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时，笔者认为，

³⁶ 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第129页

³⁷ 郑玉波：《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354页

应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为到期日有记载的汇票或者有出票日的本票、支票；二为到期日空白的汇票，以及没有记载出票日的本票、支票。

第一，对于到期日有记载的汇票或有出票日的本票、支票，则票据债权的消灭时效自出票时就已经确定，补充权的行使期限并不影响票据债权的这个消灭时效。为了保证票据债权的顺利实现，补充权自然应当在票据债权失效之前行使。但是倘若票据债权时效届满，笔者认为，继续行使补充权也应该属于有效，仍然发生票据债权，不过，这时的票据债权在票据法上具有自然债权的性质了；但是，由于票据法特有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因此，还不能说它就是民法上所谓的自然债权，除非自票据债权时效届满之日起又经过民法的债权消灭时效期间（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属于民事权利而非票据权利，因此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立法者应该从尽早确定法律关系的角度考虑，不能对补充权行使期间无限制放任。³⁸

第二，汇票上没有记载到期日，本票、支票上没有记载出票日。此种情况下，没有办法确定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期间，补充权应该在何时行使，就很难确定了。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空白票据补充权只是为了票据债权而存在的形成权，具有从属性，自然应当受到票据债权的时效限制。³⁹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妥。因为在补充权成立之时，票据权利还没有发生。补充权作为形成权，应该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所以不能从属适用票据债权的时效。另有学者认为，汇票上没有记载到期日，本票、支票上没有记载出票日时，应该依照民法对该票据基础关系中债权债务的一般时效规定，来确定行使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期间。笔者认为，这个观点违背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还有的学者认为，空白票据的补充行为，仅由补充权人在票据上记载文字即可，无须对特定当事人为之，因此，从外观上很难查知补充权的行使期间，他人也没有办法知悉补充权人为补充记载的确切时间，即使设有期限限制，补充权人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充，出票人和第三人无从知道，也不能主张逾期而对抗补充权人。这样，规定补充权的期限就没有意义。笔者赞同此观点。在汇票上没有记载到期日，本票、支票上没有记载出票日的情况下，补充权不受期限限制，只能基于行使而消灭。这种观点虽然有使

³⁸ 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07 页

³⁹ 郑洋一：《票据行为之法理》，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版，第 100 页

票据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弊端，但是确实为保护票据文义性原则所要求（仅仅从票据外观上不能确定补充权的行使期限），而且，空白票据签章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记载绝对必要事项，他自己应该对此负责人，法律不应该保护。

3.4 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撤回与撤销

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撤回和撤销是不同的概念。在意思到达相对人之前表意人可以将意思表示撤回，撤回的通知可以和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之后，对表意人产生了法律上的拘束力，意思表示不能撤回而只能撤销。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能否由出票人单方撤销或者撤回，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由于空白票据的补充权是基于空白票据出票人和受领空白票据的持票人之间的约定产生的，是一种合意行为，所以不能由出票人单方加以撤回或者撤销。如果确实需要撤回或者撤销空白票据补充权，也必须由双方当事人之间另行协商，达成合意后进行。⁴⁰第二，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签章人授予他人补充票据空白事项的权利，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应当可以撤回或撤销。⁴¹

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撤销是否以收回空白票据为必要，学者们的看法也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的核心内容，如果签章人撤销补充权的，空白票据就成为不完全票据而不能生效，所以，没有必要收回空白票据；另有学者主张，撤销空白补充权的同时必须收回空白票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主张各有一定的道理，也都存在缺陷。主张必须收回空白票据者，将空白票据最终性地排除在流通之外，对保护善意持票人是很有利的；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补充权和空白票据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分离的现象，补充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撤销补充权和收回空白票据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种主张则显然忽视了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签章人虽然撤销了补充权，但是没有收回空白票据，随时可能被他人补充完全并转让于善意第三人，此时对撤

⁴⁰ 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 页

⁴¹ 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9 页

销补充权的空白票据一律主张无效，显然对善意持票人有失公平。⁴²因此，笔者认为，补充权撤销时，原则上应当收回空白票据，但是否收回属签章人的自由；从保护第三人的角度出发，如果签章人只撤销补充权，而没有收回空白票据的，对善意持票人仍然应该承担责任。

3.5 空白票据补充权丧失的救济

空白票据补充权人丧失了空白票据就意味着无法行使补充权，空白票据丧失的救济方式同样适用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丧失。故该部分内容通过对空白票据丧失的救济方式的阐释折射出空白票据补充权丧失的补救方法。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和票据本身密不可分，票据权利随着出票行为的完成而产生，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票据是权利的载体，持票人如果丧失手中的票据，将丧失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也无法行使补充权。但如持票人并无转让或者抛弃票据权利，虽不能依票据行使权利，也不意味着票据所体现的权利随之消灭。为了对持票人丧失补充权进行救济，世界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规定了一定的措施，如挂失止付、申请公示催告、提起诉讼等。但如果空白票据丧失后，不能提起票据诉讼，因为提起票据诉讼不仅是票据丧失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票据权利的行使。在空白票据补充完成前持票人是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因此，空白票据持票人在票据丧失时不能提起票据诉讼，（但失票人以出票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重新补签票据时则应允许），但可以以挂失止付和申请公示催告进行补救。

所谓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向付款人告知票据丧失的情形，指示付款人停止支付，其意义在于防止被人冒领票据金额。⁴³但挂失止付不能长期化，否则将影响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空白票据丧失可以挂失止付，只有在无法确定挂失止付通知的特定送达对象时才不能进行挂失止付。所以，就空白票据的挂失止付而言，与一般票据并无不同。

所谓公示催告，即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照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权利利害关系人

⁴² 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0 页

⁴³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8 页

在一定的期限内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⁴⁴公示催告是票据丧失的救济途径中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由于空白票据的特殊，空白票据丧失后其权利人是否能进行公示催告，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争议的问题，很有探讨的必要。

3.5.1 空白票据公示催告的可能性

公示催告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一种票据丧失的补救方法。关于空白票据能否进行公示催告的问题，我国学者争议很大。大部分学者认为，不能进行公示催告，他们的理由如下：第一、依据相关票据法的规定，欠缺金额和收款人的票据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其本身还未生效，而公示催告程序的最终目的在于除权判决。那么还未生效的票据，当然就不能进行公示催告了。第二、民事诉讼法第 193 条规定，申请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向人民法院应提交申请书，在申请书要写明票据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空白票据因欠缺必要记载事项，上述要求的事项中在空白票据中还不能确定，因而空白票据不符合法定的公示催告要求，故不能适用。第三、公示催告是对票据债权人的救济，而不是对债务人的保护，公示催告申请人应当属于票据权利人，未记载收款人的空白票据权利人不明，负有给付义务的票据签发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

笔者认为空白票据能进行公示催告，理由有以下几个：第一，空白票据的性质来看，空白票据应属于有效票据。首先，空白票据与欠缺应记载事项归于无效的不完全票据不同，因为空白票据附有补充权，得依补充权之行使而成为完成票据，填补记载完成的票据，与自始即为记载完全的票据有着同样的效力。空白票据在补充记载完成前，并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一种附有补充权的票据，亦认为有效，只是因非完成的票据，不得基于未补充的空白票据向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而已。其次，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大部分国家的票据法都认为，空白票据的转让，得准用完成票据的流通方式。空白票据既然

⁴⁴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第二版，第 115 页

可以流通,进入交易市场,就可以肯定它的性质应为有效票据,如果不承认它的有效性,则在法理上无法解释无效票据还允许流通这样的矛盾。所以,关于完成票据的规定,应准用于空白票据。从而,关于申请公示催告的规定,理应为空白票据所适用。

第二,民事诉讼法上看,空白票据完全符合公示催告的申请条件。首先,公示催告的申请人,要求是票据的最后持有人。而持有人无论是完成票据的持有人,还是空白票据的持有人均符合该条件,只要是最后持有票据的人即可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其次,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必须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这一点空白票据也完全符合要求。如前所述,由于交易的需要,多数国家都规定空白票据的转让得准用完成票据的流通方式,包括背书和直接交付,因此空白票据也是一种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所以,空白票据完全符合诉讼法上规定的公示催告申请的条件,诉讼法无任何理由排除空白票据对公示催告的适用。⁴⁵

第三,公示催告程序以外,没有其它更好的补救方式能有效对空白票据补充权丧失加以补救。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绝对丧失如票据因被焚、毁损、涂销而丧失,相对丧失如票据因被盗、遗失而丧失⁴⁶。在票据相对丧失的情形下,可能发生票据金额的冒领从而损害失票人的利益,就会出现如下情形:空白票据丧失后,拾得票据的持票人自行填写票据空白事项,使之符合法定要求,然后向票据债务人提示票据,行使票据权利,由此给失票人造成损失。虽然事后可以认定为行为违法,属于补充权的滥用,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失票人的损失也在所难免。如果利用挂失止付这种传统习惯上票据丧失的补救方式,票据权利人因丧失票据而通知止付时,只能依其阻止其票据被冒领,票据本身并不因挂失止付通知而无效,票据是文义证券,其对后手的票据责任依然存在。因此,仅靠挂失止付方式并不能周全地补救空白票据补充权的丧失。为了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给空白票据失票人足够的法律救济,允许采取公示催告,以积极的方式,控制和避免损失的发生。

第四,从国外司法来看,虽然各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空白票据得适用

⁴⁵ 李珏:《空白票据公示催告之浅析》,《政法论丛》,2000年第2期,第54页

⁴⁶ 姜建初:《票据法原理与票据法比较》,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公示催告,但是在司法实践已有对此持肯定意见的判决,如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四三年四月一二日判例和昭和四五年二月十七日判例均承认了空白票据对公示催告的适用,我国台湾也有引鉴日本做法的趋势,可见,该提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相关的合理规定,以完善我国的空白票据中的补充权制度。

3.5.2 空白票据适用公示催告的法律效果

一般票据丧失后,经过公示催告程序,可发生以下效力:第一,保持挂失止付通知的效力。票据丧失后一经挂失止付,就不必再担心他人冒领;但是挂失止付后3日内,如果没有提出公示催告的证明,挂失止付通知就将失去效力。第二,可防止票据的善意取得。票据一旦被盗或者丧失,即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一旦票据进入地三人手中,出票人同样要求承担付款责任,公示催告具有公示的作用,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所以受让票据的人就不能再要求主张善意取得。⁴⁷第三,成为取得除权判决的前提,除权判决是指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无人进行权利申报,或虽有人进行权利申报但是被法院驳回时,法院依照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做出的宣告所丧失的票据无效的判决,这一判决使票据失效而失票人在未持有票据的情况下恢复其权利。⁴⁸

而由于空白票据的特殊性,尽管其得为公示催告之申请,但其公示催告的效果将会与一般的完成票据有所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普通票据在公示催告期间,如果无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申请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除权判决,除权判决实质就是票据无效的宣告。经除权判决,使原权利人回复了其行使权利的,无需票据便可以向票据义务人主张权利。可见除权判决的后果,才是公示催告申请人所要求达到的真正目的,若不申请除权判决,将会使公示催告无法发挥其补救作用。所以,空白票据的失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当然也可以在无人申报权利的情况下,申请除权判决这样才能达到补救的效果,但是空白票据是不能像完成票据那样,根据

⁴⁷ 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37页

⁴⁸ 吕来明:《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15页

除权判决向票据义务人要求行使其票据上的权利。因为，空白票据在补充完整前，是不能向票据义务人要求履行票据上义务的，只有补充完成后才具有与完成票据一样自始有效的效力。通过除权判决使持票人回复了行使权利的手段，对于空白票据来说并非回复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手段，因为空白票据的持票人在补充完成前是没有票据上权利的。空白票据除权判决回复的只是持票人的补充权。在没有票据的情况下是无法行使补充权的，即使失票人在除权判决后有表示补充空白的意思仍不发生补充空白的效力。所以，空白票据申请除权判决以后，失票人不能当然地回复行使票据上的权利。失票人可向原出票人请示签发新的票据。

其次，根据我国台湾法，公示催告的效力还表现在申请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可以提供担保请求票据金额的支付，或得请求将票据金额依法提存。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失票人（我国票据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未作此规定，但为了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我们有必要借鉴一些好的做法，并对其加以研究分析）。公示催告的效力是否也适用空白票据。笔者认为，前者不适用空白票据而后者可适用空白票据。因为空白票据没有补充完整前，是不能依此向付款人请求付款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失票后就得提供担保请示支付票据金额；而如果是加以提存就与空白票据不相矛盾了，为了防止付款人资力的变化，空白票据失票人完全可以要求票据金额提存，以使在除权判决以后，要求原出票人签发新票据而据此行使票据上的权利。即使是金额空白的票据，失票人仍可以请求在补充权限内提存票据金额。

4. 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的完善

空白票据补充权是空白票据理论的核心问题，而我国现行《票据法》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缺陷，既与国际惯例相脱离，又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完善进行深入的探讨。

4.1 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的法律渊源中：

一是在《票据法》中，有两个条文涉及空白票据补充权：

第 86 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 87 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二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199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中：

第 119 条规定：“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这是对《票据法》第 86 条的解释，说明了空白支票在补记前的效力。

三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第 25 条规定：“出票人已经签章的授权补记的支票丧失后，失票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 27 条规定：“出票人已经签章但未记载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丧失后，失票人依法向付款人即

出票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两条规定了空白支票丧失后的救济程序。

第 45 条规定：“空白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要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明示，空白票据的持票人在必要记载事项补充完整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并没有禁止空白票据的转让。

第 68 条规定：“对票据未记载事项或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条是对补充权滥用的法律后果和善意第三人保护的规定。

由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制定的《票据法》对空白票据的规定极为简单和狭窄，即仅承认空白支票的存在，而不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空白支票也仅存在于出票行为中，而不承认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附属票据行为，可以授权补充的事项仅限于支票金额和收款人名称两项；仅规定了空白支票补记前的效力，而没有规定补记后以及不当补记时的效力，对补记前的效力的规定也是有漏洞的。在《票据法》之后出台的《支票结算办法》和《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空白支票的效力、补充权滥用的法律后果、失票救济和善意取得作了解释和补充。但是根据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及司法解释需要以法律规范为依据的法理，这些解释和补充也只能局限于《票据法》限定的框架内，其作用和意义很有限。而且严格来说，票据规则的变更与补充应当经立法程序解决。当社会生活提出一定的立法要求时，法律就应当做出回应。当原有立法不能适应现实生活需要时，对立法的修正就势在必行。

4.2 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缺陷

从我国《票据法》对空白票据的有关规定的积极角度来看，尽管很有限，但是毕竟承认了空白支票，并没有否认空白票据的基本理念，这对我国空白票据制度的建立，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国票据目前在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主要被限制在支付结算功能，这也是与我国目前法制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信用差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经济生活中信用制度的提高，票据的流通功能、信用功能会逐渐凸显出来，体现这种信用的空白汇票、空白本票也会随之出现。出现空白汇票、空白本票，必然会产生该票据被补充完整后的效力问题及被不正当补充后的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如不加以规范，必然影响交易安全。为了对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加以很好的规范，我们必须首先对此方面的立法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

1、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授予方式规定不明确。我国《票据法》虽然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理基础采“授权说”，但对默示授权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默示授权是通过客观上的要素体现出来的，如出票人签章并交付、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留有空白等，承认默示授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将不完全票据转化为完整票据，对维护持票人的利益，发挥票据功能是有益的。

2、对空白支票在补充完整前的法律效力规定模糊。我国《票据法》对空白票据补充权法律效力的规定，只有第 85 条：“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可以看作是对空白支票在补充权行使之前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这一条文也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于在票据法上不存在“使用”这一行为，就造成了人们对空白票据的理解差异。有的学者指出，“使用”如果指出票人将支票交付与人，显然不是；如果指支票转让与人，也行不通；如果指最后持票人请求付款，则不必规定（因为如持未补记的支票请求付款，此时的支票为不完全票据，亦是无效票据，用不着再规定“不得使用”。）也有人认为，把“使用”一词解释为第一持票人要求其未补记为完全支票时，不得将该空白票据再转让。还有人认为，“不得使用”的表述，至少存在两个疑问，一是所谓“不得使用”，究竟是不得背书转让还是不得提示付款，或者二者均不得；二是，未遵照“不得使用”的规定而使用票据时，其法律后果是否应表现为相应的无效。《支票结算办法》第 119 条明确规定了“不得使用”指“补充权行使前的效力是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解释过于严苛，禁止了空白票据的转让，有悖票据法基本原理，空白票据在必要记载事项补充完整之前，持票人不得持此空白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所谓不得行使票据上的权利，包括不得行使付款

请求权和追索权，并不包括转让。我国著名的法学家谢怀轼先生认为：规定空白票据“不得使用”没有意义。⁴⁹因为空白票据在没有补充权之前，票据权利义务上未确定，持票人自然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如不能提示付款或提示承兑，笔者同意此观点。《支票结算办法》将“不得使用”还包括“不得背书转让”，阻碍了空白票据的流通，也使空白票据失去了意义，因而是科学的。值得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规定明示了空白票据持票人在空白票据补充完整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并没有限制空白票据的转让。

3、空白票据持票人滥用补充权时，票据责任承担及善意持票人的保护的規定不明确。“当补充权被滥用时，有关当事人之间将如何承担票据责任和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是空白票据补充权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各国票据法都在此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规定：“交付时尚未完成之汇票违反约定被填充者，不能以未遵守约定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取得票据有恶意，或其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之可归责事由者，不在此限。”我国现行《票据法》中找不到有关补充权滥用的相关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规定：“对票据未记载事项或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条虽然对补充权滥用时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分担责任，作了较完整的规定，但该条只要求出票人对超越授权记载完成的票据承担票据债务，但没有要求持票人主观上须为善意，虽然保护了持票人的利益，但使出票人承担的风险过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明确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原则。但对于持票人是恶意或其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出票人是否还要承担票据责任的问题，我国现行的空白票据规则没有明确规定。

4、对持票人丧失空白票据补充权后如何进行补救，没有作规定。依《票据法》第15条规定，普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可以采取三种救济手段，即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诉讼，但是，这条规定是否适用于空白票据，《票据法》

⁴⁹ 谢怀轼：《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并没有做规定。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失票人是无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93 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 227 条规定,申请人向人民法院递交的公示催告申请书应载明票据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通知止付;不符合受理条件的,7 日内裁定驳回申请;受理申请后的公告应载明票据的种类、票据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事项。空白票据的失票人既然不能确定金额等票据上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法院当然不会受理此种公示催告申请。同样,法院也不会受理失票人诉讼的请求。也就是说,虽然《票据法》没有作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民事诉讼法》已经将公示催告和诉讼排除在空白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的救济手段之外。而对于挂失止付来说,它在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手段中只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因为挂失止付只能暂时阻止付款人付款,防止票据金额被冒领,但失票人也无法行使票据权利,票据权利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如果失票人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即便失票人能够挂失止付,它的救济力度也是有限的。

4.3 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立法的完善

通过以上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立法的缺陷的深入分析,笔者对完善空白票据补充权立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明确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规则。补充权人行使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补记行为规则应当适用该种票据出票的一般规则,对于收款人名称空白的补记应当以出票人依法签发交付空白票据的行为作为授权推定接受票据的一方为补充权人,同时也是票据上的收款人。票据金额空白的补记,应当以出票人和收款人的独立约定作为授权依据,即依据其与空白票据出票人之间约定的金额。出票日期空白的补记,应当以出票人交付空白票据行为的日期作为授权出票日期。对于付款日期的补记,应当以其与出票人的特别约定作为授权依据。

2、明确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行使期限。补充权的行使，应在与授权人约定的期限内行使，如果持票人没有按照约定补记的，授权人不负票据责任，但举证责任由授权人负担。授权人不得以补充未按约定期限为由，对抗善意取得票据的第三人。没有约定行使期限的，则分两种情况：一为到期日有记载的汇票或有出票日的本票、支票，其补充权的行使期间分为四年、四年、两年六个月；二为到期日空白汇票以及没有记载出票日的本票或支票，其补充权的行使无期限限制。关于补充权的行使方式，应规定“持票人就某一特定事项的具体内容，必须一次补记完全。”比如，约定票据金额为10万元，则必须将10万元金额一次补全，而不能分次补全。至于票据上留有金额、出票日等多项空白时，是否对所有的空白也要一次补充完全，则不必要做明确要求，持票人可一次补充，也可分次补充。

3、明确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重视对善意持票人利益的保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借鉴国际票据法公约和国外票据法的成功经验，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做出完整规定。

首先，应当在规定空白票据补充权行使之前的法律效力的同时，规定空白票据在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空白票据在补充权人依照授权行使空白补充权之后，成为完全票据，持票人可以依票据文义行使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曾经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理由，对持票人主张票据无效。然后，我国立法还应当补充规定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情况下，空白票据效力：其一，空白签章人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对取得票据时无恶意也无重大过失的善意持票人，空白签章人不能以补充权滥用为由进行抗辩。其二，空白签章人可以对抗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知道补充权滥用的事实，或者应当知道但因重大过失未能查知从而取得票据的，空白签章人可以滥用补充权并附加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其提出抗辩。其三，空白签章人可以对抗滥用补充权人。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后，又成为该空白票据持票人的，空白签章人可以滥用补充权为由对其抗辩；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将空白票据交付他人的，空白签章人可基于授权而对其追究民事责任。在这方面国际立法可以借鉴，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规定：“签发记载不全的汇票，如不按原记合约补全者，不得因未遵守该合约以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汇票者除外”。

4、明确规定空白票据补充权丧失后的法律救济手段

空白票据既然不属于无效票据，法律已经赋予其相应的效力，那么其丧失后就应当适用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诉讼这些法律救济手段。然而空白票据毕竟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不同，其特殊性决定其丧失后补救问题具有与普通票据丧失后的救济问题有不同的特点，需要在立法时加以明确：首先，应明确申请人的范围，在空白票据丧失的场合，其申请权人应当为票据持票人，即包括票据权利人又包括票据债务人，这样即使空白票据在交付前丧失，出票人也可以申请公示催告。其次，失票人应将空白票据的号码、特征、丧失的原因等填写清楚，以便于付款人操作或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或参与到诉讼中。最后，对挂失止付通知书或公示催告申请书上未能填写的事项，应以日后提示付款的第三人补记完全后的票据内容为准，付款人、法院不得以其不完全为由而不予受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票据挂失止付处理准则》第 11 条规定可以借鉴：“通知止付之票据如未经签名而未记载完成之空白票据，而于丧失后补充记载完成者，准照前三条规定办理，付款行库应就票据金额限度内予以止付。前款票据之止付通知书，票据权利人未能记载之事项，以嗣后提示付款之票据所记载事项，视为止付通知书所记载之事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立法完善，应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立法模式。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近代依赖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用日内瓦法系的模式便于保持立法精神的一致性。而且《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被大多数国家采纳，故采用此法中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符合票据法技术性强的特征，便于和国际交流。第二，因为空白票据的签发将带来较大的风险，所以不应从正面鼓励签发，而应该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以限制抗辩的方式来规定，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正是采用消极的方式承认空白票据，规定空白票据补充权。

结 论

空白票据制度是一项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制度，是作为一个对票据法主干制度的补充制度，空白票据的出现体现了社会交易的多样性和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如果过分夸大空白票据，就会损害票据的流通与安全，从而最终损害交易。相反，如果完全拒绝空白票据，也不利于票据交易秩序的安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安全价值取向和效率价值取向中要找到一个结合点，使效率和安全共存，既能促进交易的发展，又维护社会交易秩序，是空白票据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而作为空白票据理论核心问题的空白票据补充权，是各国空白票据立法的共同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却没有全面的、彻底的承认空白票据制度，仅仅规定了两个条文，即第 85 条和 86 条。这虽然规定了空白支票制度，但是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极其简单粗糙，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相应的判例可循，严重阻碍了票据的顺畅流通。同时我国票据法学界对于票据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对空白票据制度尤其是空白票据补充权的研究，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对空白票据补充权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就显得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1、刘甲一：《票据法新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 1978 年版
- 2、杨建华：《票据法论》，台湾汉林出版社 1979 年版
- 3、郑玉波：《票据法》，台湾三民书局 1980 年版
- 4、梁宇贤：《票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第 1 版
- 5、高金松：《空白票据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第 1 版
- 6、谢怀轼：《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
- 7、余振龙、姚念慈：《国外票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 8、郭锋、常风：《中外票据法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9、姜建初：《票据原理与票据法比较》，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
- 10、沈卫莉、李明德：《台湾票据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年版
- 11、赵威：《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12、郑振武：《商业票据法律事务》，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 13、谢石松：《票据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14、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 1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 16、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
- 17、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18、郑孟状：《票据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9、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20、郑孟状、姜洪明、刘满达、徐建国：《支票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21、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22、郑洋一：《票据法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 2001 年版
- 23、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24、吕来明：《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 25、于永芹：《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26、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 27、潘秀菊、刘承愚、蔡淑娟：《商事法—公司法、票据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5 年版
- 28、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 29、杨继：《票据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论文类

- 1、谢怀轼：《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法学研究》1995 年第 6 期
- 2、谢石松：《论空白票据的有关问题》，《现代法学》，1996 年第 6 期
- 3、张家勇、贾纯：《论空白支票补记权》，《法学》1997 年第 4 期
- 4、孟晓哲：《关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思考》，《票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5、刘心稳：《我国票据立法宗旨的研究》，《政法论坛》1998 年第 3 期
- 6、李珏：《空白票据公示催告之浅析》，《政法论丛》，2000 年第 2 期
- 7、于莹：《空白票据若干问题浅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 8、杜曙光：《空白票据众法比较研究》，《广东商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
- 9、蒙俊、甘文杰：《空白票据授权行为性质辨析》，《重庆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 10、于永芹：《论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当代法学》，2005 年第 3 期

后 记

毕业论文是自己研究生阶段最后的作业，在这几个月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让我有机会品味这样两年半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的收获，对于知识的追求是不可穷尽的渴望，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已逐渐学会了平静的思考，意识到了品格的力量，在这样一个有太多机遇和挑战的社会环境下，平静的思考即可以安身立命，也可以有一番作为。品格的力量让我意识到作为法律人的责任，也为我指明一生前进的方向。

当初选择“空白票据补充权研究”作为论文题目，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我国《票据法》第85条和86条规定了欠缺票据金额和付款人的空白支票，但是，商法的规范调整往往落后于市场的经营运作。面对现实生活中商人对空白票据使用要求日渐增多的事实，票据法中这两条规定显得过于简单，内容十分粗糙，尤其是对于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规定极其简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空白票据补充权问题是空白票据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对空白票据补充权的论述并不全面，很多方面都没有涉及，加之该制度尚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所以仍值得长期关注。另外，笔者才疏学浅，学识有限，在已有的论述中不免存在诸多难以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裨益于进一步修改。

研究期间，经历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意境，体味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兴奋。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论文的写作使我体会到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致 谢

本文得以完成离不开前人的辛勤劳动，正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也正是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精辟分析以及观点的碰撞给了我创新的灵感。

当然，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姜玉梅教授，她的谆谆教诲始终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她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豁达的人生态度是我学习的楷模。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收集材料直到论文的完成，都得到了姜老师的悉心指导。姜老师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更是帮助我拓宽了思路，提高了论文质量。师恩如海，仅以一句“谢谢”实难穷尽心中的感激之情。

还要感谢鲁篱老师、杨春禧老师、朱明阳老师、王远均老师、张金海老师、杨宗辉老师在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对论文题出的中肯意见。研究生学业的顺利完成，还得益于法学院诸位老师的精心授业。在此，我要感谢在研究生学习中给予我悉心指导的各位老师，他们是高晋康老师、喻敏老师、杨春熙老师、鲁篱老师、吴越老师、张家勇老师、王远均老师、辜明安老师、谈李荣老师、胡启中老师、郁光华老师、马桦老师等。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谦厚的待人之道，将影响我的一生，成为我求学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感谢和我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们，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在两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我在这个集体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他们的友情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多年的辛勤养育之恩，在我二十五年的成长历程中，对我的关爱，你们无私的爱给了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